

中國油畫市場

主编 苗凤池 第5辑 (总第26辑)



2011-2020
这十年,最受追捧的人

下期:【永不贬值的财富】中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大家·郭北平

程丛林

封面大家

144页 2020年10月出版 定价: 196.00元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好市场决定于规则的遵守

[释]①《辞海》云：规，法度也，准则也。

《史记——七司马相如列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三国志》亦云：幸相去步武之间耳，而以趣舍异规，不得相见，其为怆恨，可为心哉！

②古人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说做人必须有规矩，如果没有规矩，必定不成人，已经把规矩上升到做人的角度上来了，可见规矩，规则之重要，即便玩一则游戏，没有规矩也进行不下去。譬如象棋，马不按日，象不从田，必定戏无终归，油画市场也是一场游戏，没有规矩，必定玩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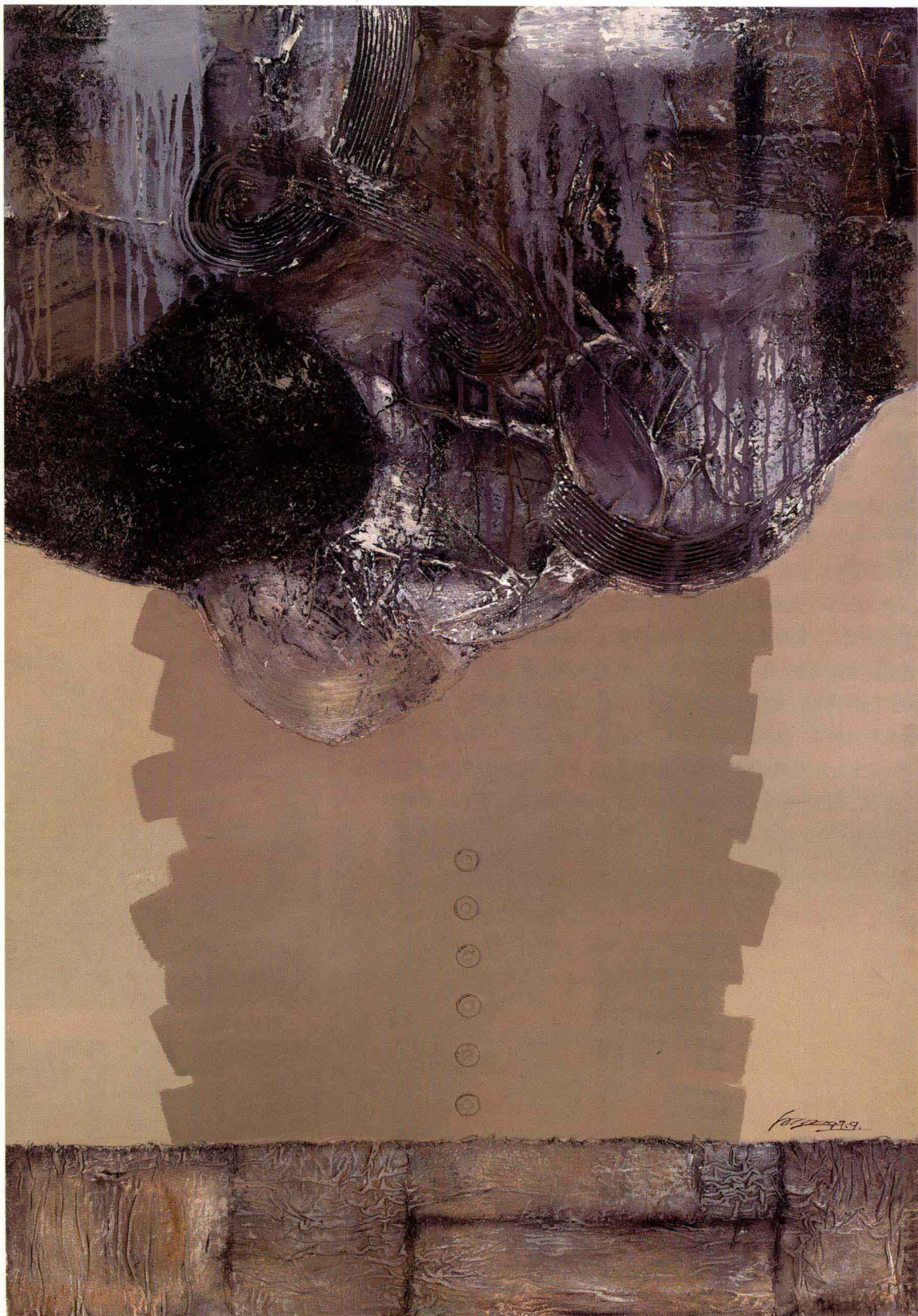
③直到如今，一定有不按规矩的人在，所以，他就成了小画家，十张画卖的价钱抵不过人家一张画的价钱；大家之所以为大，画得好那是不用说，人家规矩也坚持的好，所以，大者，越大越大；小者，越小越小，其实，全在规矩上。

④戴士和先生每每告诫，画好画，首先要做好人。其实卖画也是这样，自古哪有几个小人能发大财的？

⑤目前大凡市场火的画家，画得好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不遵守好游戏规则：不能遵守好游戏规则的，肯定没有好的市场，画，肯定也没有什么高度，更不用说什么“收藏价值”、“投资意义”了，凡事一理也。



郭润文 战士(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参展作品)(局部) 180×110 布面油画 2010



白明抽象作品之一

WHITE BLACK

[西安·北京·台湾·巴黎]白明抽象艺术展

今年4次个展：4月份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6月份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转化与制作·我的抽象之路·白明作品展”；同月台湾“云霓之白·白明作品展”，台湾著名的《万宝周刊》杂志还做了专访，将白明照片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出来；法国巴黎“瓷语东方—白明陶艺作品展”，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法国普瓦迪埃孔子学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瓷协会（IAC）主办，策展人是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先生。当时有12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IAC的前任主席、现任主席、今年IAC年会执行主席、2012LAC年会美国执行主席，2014年IAC爱尔兰执行主席，加拿大手工业协会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以及佛罗里达大学陶艺系主任和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韩国等30多位世界陶艺界的重量级人物应邀出席。

卷首之语

责任编辑 陈高潮 陈佳敏
责任印制 宋朝晖

一代大家，中国“伤痕美术”的代表，国际级人物程丛林，在各方呼唤声中终于隆重登场。在包括许多知名评论家、艺术家、藏买家在内的众人向我不止一次询问丛林先生状况之际，也算我的一并答复。[大家·程丛林]，大就是大，本刊一次刊出显然不够，铺陈在先，精彩之后，旨在尽量翔实。中国油画学会，这一不同凡响的组织，一路走来，风风光光，风雨15年后，如今愈发显赫，“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一展，规模之大、水准之高、罗列之众，前无古者，适逢新老换届之时，也算是老树开的新花了，自然不能不看，版目有限，以后还会继续登载，毕竟是中国油画的一次大检阅。“人有前后眼，富贵一千年”，新开专栏“预测·2011-2020这十年最受市场追捧的人”必定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过，凤池先生不是先知，即便诺斯特拉达穆斯也不能说所测无误，但本辑程丛林，忻东旺，刘小东，陈丹青，郭润文，戴士和及何多苓诸人，着实绝非等闲，稍微懂得一点中国油画的，就不应该不知道的角儿。本此七者，真牛！不是“妖言惑众”，哈哈。[名家]栏目依旧夺人眼球，岱宗、贵男院长，早已闻名，张公洪赞，《战地黄花》想来大家不会忘记，贾新光彰显抽象，谢中霞再现印象，不过此五者，所表不仅传统，所贵各有其长，皆为人所道也；[潜力]顾名思义，前途无量，后步宽宏，年轻；不是特点，造詣，才是定论他们的缘由。闲言少叙，个中美妙，看官们自行看去，当不会失望！至少丹青先生，好久不曾露面，“归国十年”，洋洋洒洒，也该让你止渴了。

中国油画市场 第5辑(总第26辑)

顾问 靳尚谊 詹建俊 朱乃正 宋惠民
张祖英 尚 扬 王胜利

出版人 陈高潮
主 编 苗凤池

副主编 薛国芳 孔令才 杜允上
学术主持 顾 斋
设计总监 杨 勇
主编助理 李沅芷
事务主管 孟祥淑
采 编 唐 可 曲 艺
编 辑 《中国油画市场》编辑部
电 话 010-52029019
电 邮 chinayhsc@yahoo.com.cn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84255105(总编室)
010-64283671(发行部)
010-64280045/84255105
传 真 www.gmcbs.cn
网 址 全国新华书店
经 销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889mm×1194mm 1/16
开 本 22
印 张 2011年1月第1版
版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次 ISBN 978-7-5140-0000-9 /J.900
书 号 98.00元
定 价

建议上架：美术及投资专业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油画市场. 第5辑(总第26辑) /
苗凤池主编.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40-0000-9
I. ①中… II. ①苗… III. ①油画-行情-中国 IV.
① F724.7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264508 号

目录

【佳作赏析】

- | | |
|---------------|-----------------|
| 詹建俊 《无声的歌》 | 许 江 《新葵园系列之碧螺春》 |
| 程丛林 《1978·夏夜》 | 全山石 《塔吉克大娘》 |
| 郭润文 《战士》 | 杨飞云 《相遇不相识》 |
| 陈丹青 《唐太宗与王原祁》 | 何多苓 《俄菲莉亚》 |
| 忻东旺 《春寒》 | |

【走近经典】永不贬值的财富之中国“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

大家·程丛林（上）

008 由《夏夜》所想到的 文/程丛林

016 游走在艺术家与艺术教育之间——也谈《夏夜》 程丛林访谈录 文/屈波
我是77级，画中的人都是我的同学，像张晓刚啊、何多苓啊、刘虹啊都在上头。这幅画就是画的他们听讲座的情景。当时在川美有音乐讲座、哲学讲座什么的。

026 程丛林：画者无形 文/谈洁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美术”代表人物，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享有绝对的国内油画界地位，无知的我总认为这样的“腕”参展作品怎么也应当风声济济，动静颇大，却怎么会仅仅四幅小小的油画静物。事实就是如此。几十年的画者生涯，他像一个安静的苦行僧，安静地绘画，不分大小，不分题材，画画而已。

029 带着泪水看伤痕 文/王受之

程丛林在创作时是以“伤痕”为托，而意在揭露民族的弊病。他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仍是情节性的，戏剧性的，而到了“夏夜”时，已反其道而行之，把以往惊心动魄的情节性抽去了，把为了突出中心的构图抽去了，走向生活的真实，并且企图找到生活中本质的、病态的部分。他认为带着泪水看的生活就不是五彩缤纷的？

P44-77【专题】

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

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油画学会、北京画院共同主办，合艺典藏（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2010年11月1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收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共3600余件作品图片，各地油画家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积极创作新作品参与展览，最终247件作品入展，展览布满中国美术馆9个展厅，本次展览无论是参展作品数量和展线长度都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也是一次高水准的重要油画学术展。

046 在关注现实中探索油画的民族学派 文/尚辉

当代中国油画不是把还有多少形式可以翻新，还有多少技法可以试验，还有多少先锋性与前卫性可以发现作为前行的课题，而是在扎扎实实地研习欧洲油画源流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的本土化探索，一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人们视线的油画家成为新世纪中国油画的创作骨干。他们对于欧洲传统与现代油画的理解和运用比起此前的数代中国油画前辈更深入也更细微了，他们对于油画语言的认知与掌握已从技术层面上升到文化高度。相对于当代艺术中绘画作品的扁平化与图像化，中国当代油画显现出经典高雅、雄厚朴实的品格。

045 “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作品选登（上）



程丛林 夏夜（局部）

许江 新葵园十二号-碧螺春 180×200 布面油画 2010
韦尔申 衡 1998 250×200 布面油画 1998



【预测】2011-2020

这十年，最受市场追捧的人（1）

078 程丛林

程丛林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出生的国际级艺术大家，他早期的辉煌，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即便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发展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他的《雪》《船》和《夏夜》就像高尔基人生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一样的光芒万丈，一直闪活在人们心里。《雪》进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船》2296万为藏家所有，这件有恢复高考之后的艺术界众多知名人物在内的《夏夜》，早已引得无数人的热切关注。

082 忻东旺

东旺是被众人一致看好日后会产生国际高度与影响的人，不过东旺现在在国内与海外也已经有着不小的知名度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对他的作品有过评论，而感人、真诚又几乎是所有评论家一致的感觉，可贵的是，在因为追逐市场而削弱画面表现力这个很为普遍的现象出现在不少所谓大腕的身上的时候，东旺却始终能保持自己画面的技术与精神的含量，不仅没出现“好多人越画越不如前”，反而呈现了新的面貌新的突破，永葆艺术生命力是东旺先生一直坚持，这就决定了他的市场越来越往高处走。

088 刘小东

目前刘名人的火热程度绝不亚于演艺圈里美女林美人，在此火热关头，又收获了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的头衔，不仅成了油学成立15年来最年轻的副主席，而且在百年油画历史中也重重地加上一块砝码，加之目前68件过百万，7件过千万的市场基础，刘小东无疑成了广大艺术品收藏与投资领域众相追捧的闪耀人物。

094 陈丹青

“归国十年”的一展重新延续了他之于绘事的天才，而这一点，是许多只知埋头动笔，不知抬头动脑的楞式画家永远都做不到的，饱含思想的创作才是丹青先生的坚持，这样的创作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丹青先生的市场不可能寂寞，千万现象、百万现象对他来说根本不足为奇，相信日后的精彩依然会不断地呈现，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时时都会有“惊人的一现”。

098 郭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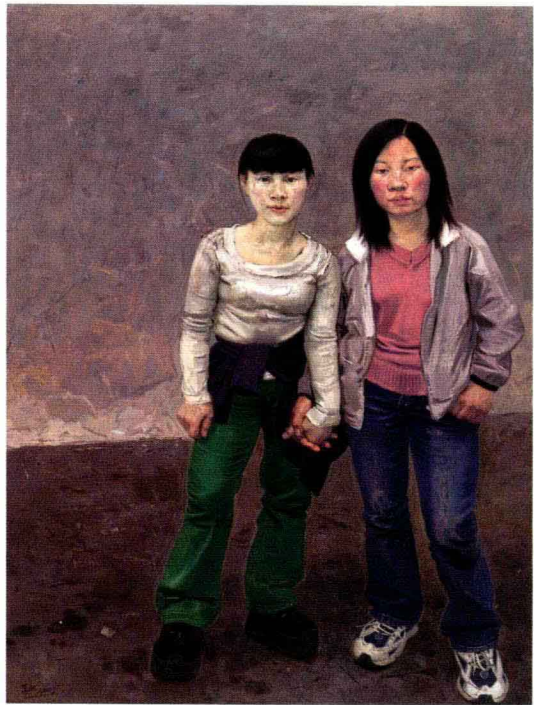
06年的时候，我曾和郭润文先生开玩笑：老郭同志注意了，现在有不少人在密谋，他们准备把你和你的画室一起买下。这句话还成了我当时理落“中国油画风云榜”的造榜理由，而今5年过去，估计人和画室没被人买下，画价却是一个劲地往上升，那年11月《孤独》过百万后，一发而不可挡，多盘大开，全面飘红，07年《玩偶》450万刷新个人记录，今年6月《广州起义》670万再把纪录冲破，目标直指8位数，投资郭润文的买家指定有了可观的回报。

104 戴士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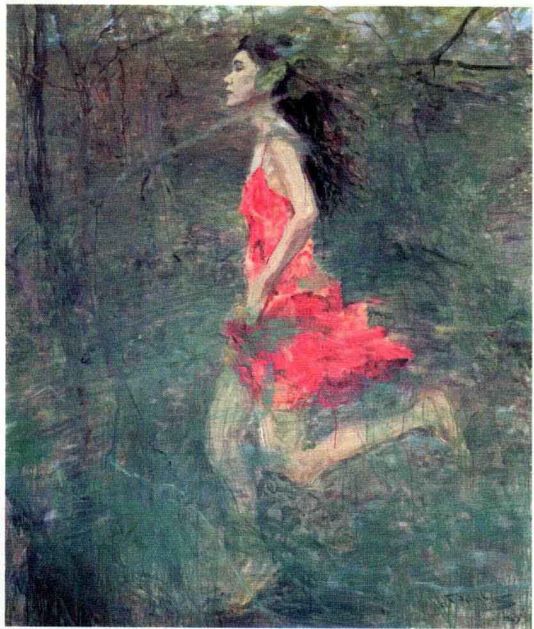
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甚至静物，都能力避时风，力避雕琢与工艺性，力避一味追求市场迎合需求口味而千层不变重复的打磨，以“细观察，深透析，精提炼，高概括”的表现手法，关怀直指抒写对象的精神内涵，在以样式符号为要旨的所谓当代艺术和以古典写实为能事的传统绘画这两大阵营轰轰烈烈演绎中国油画艺术与市场的格局之外开辟出另一条清新之路，凿铤斧劈，恢宏大气，当之无愧地成为一路风格的领军人物，整个中国油画史不可或缺。

110 何多苓

早期进入市场的何多先生以坚挺的市场表现和过亿的成交总额跻身宏市大腕之前列并且持久活跃在各个拍卖场上，早期的投资者不消说赚了个盆满钵满，就是后期跟进的买家，也有丰厚的斩获，应该说这都得益于何多先生永不褪色的艺术生命力。



忻东旺 江湖一盟 180×130 布面油画 2007



何多苓 夜奔 150×120 布面油画 2007

中国名家

P114-237

114 毛岱宗

岱宗先生的画面生动玲珑，高妙法上，虽带有印象派的印迹，更有印象派之后的突破，他以大量的艺术实践寻找到适合自己期望的画面感觉，而这个感觉既没有离开传统，也没有停留在传统之上，而是在传统之上又寻找到新的表达的可能。

138 李贵男

从当代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中脱颖而出，当之无愧地成为表现风格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李贵男先生的油画一定会成为众多藏买家竞相争夺的对象，而其未来的价格也会有大幅增长，单件百万不是问题，适时投资必将带来丰厚的回报。

172 张洪赞

那年，张洪赞先生的《战地黄花》在北京拍出220万，是红色经典中继刘春华先生《毛主席在安源》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之后第二个单件冲破百万的画家。

188 贾新光

一路走来，一路风光，不仅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以及亚洲地区等一流美术展馆举行过个人展览，并在多次全国油画大展中获奖，且多件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中央电视台以及瑞典学院收藏。

208 谢中霞

刘小东、忻东旺和范勃是我最看好的三位60后男画家，喻红、申玲和谢中霞是我最看好的60后女画家，前五者都在北京，频现于各种展事与活动，谢中霞年龄最小，在南京，更多时间一味潜心于创作，件件玲珑可爱，美不胜收，精彩迭迭，美意连连。

238【潜力】

最具升值潜力艺术家

238 戴平均

70后出生的平均，早在艺术投资圈里出名了，5年前，他的《笼中鸟》就在上海的崇源国际拍出了24万的佳绩了，而后的几年中，21投20中，几近百分百的成交比率，月前，他的《远方的回忆》在北京的际华春秋又以40万落槌。

258 郑剑

从这一面来说，郑剑就能大有作为；至于着色的恣意痛快，线面的交辉照应，虚实的错落望合，质感的意趣呈现，节奏的缓急起伏，笔触的苍茫浑融，无不透露着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表现者的能力，更何况他还有很为宽广的题材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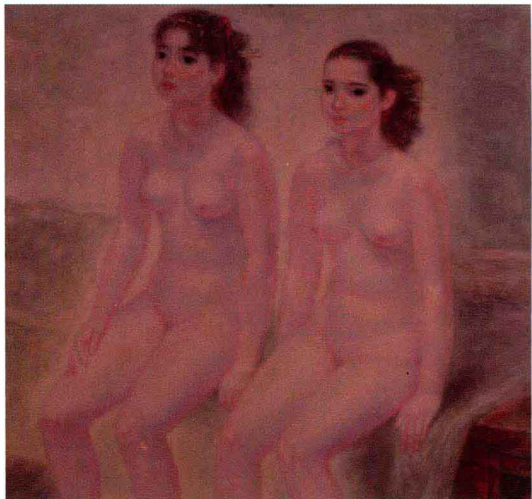
2010图片世界

P280-320

280 【北京·中国油画院】归国十年——陈丹青油画展

他回国这十年，正是国家高速发展变化的十年，也是丹青的人生走到盛年积累，全方位展现才情的十年。舆论总是把他放进“西藏组画”的终极成就中予以定论，可是丹青的才华是活泼的，而且很丰盛。和他接近的好朋友都知道，他有超常的学习能力，实践范围甚广，品性纯真，富有正义感。

298 【北京·赵绪成艺术馆】我有一个梦想——马虹戈油画展



李贵男 两个女人(局部) 170×150 布面油画 2006

谢中霞 夏初午后(局部) 195×130 布面油画 2009

陈丹青 来自河北的模特 27×35 布面油画 2002



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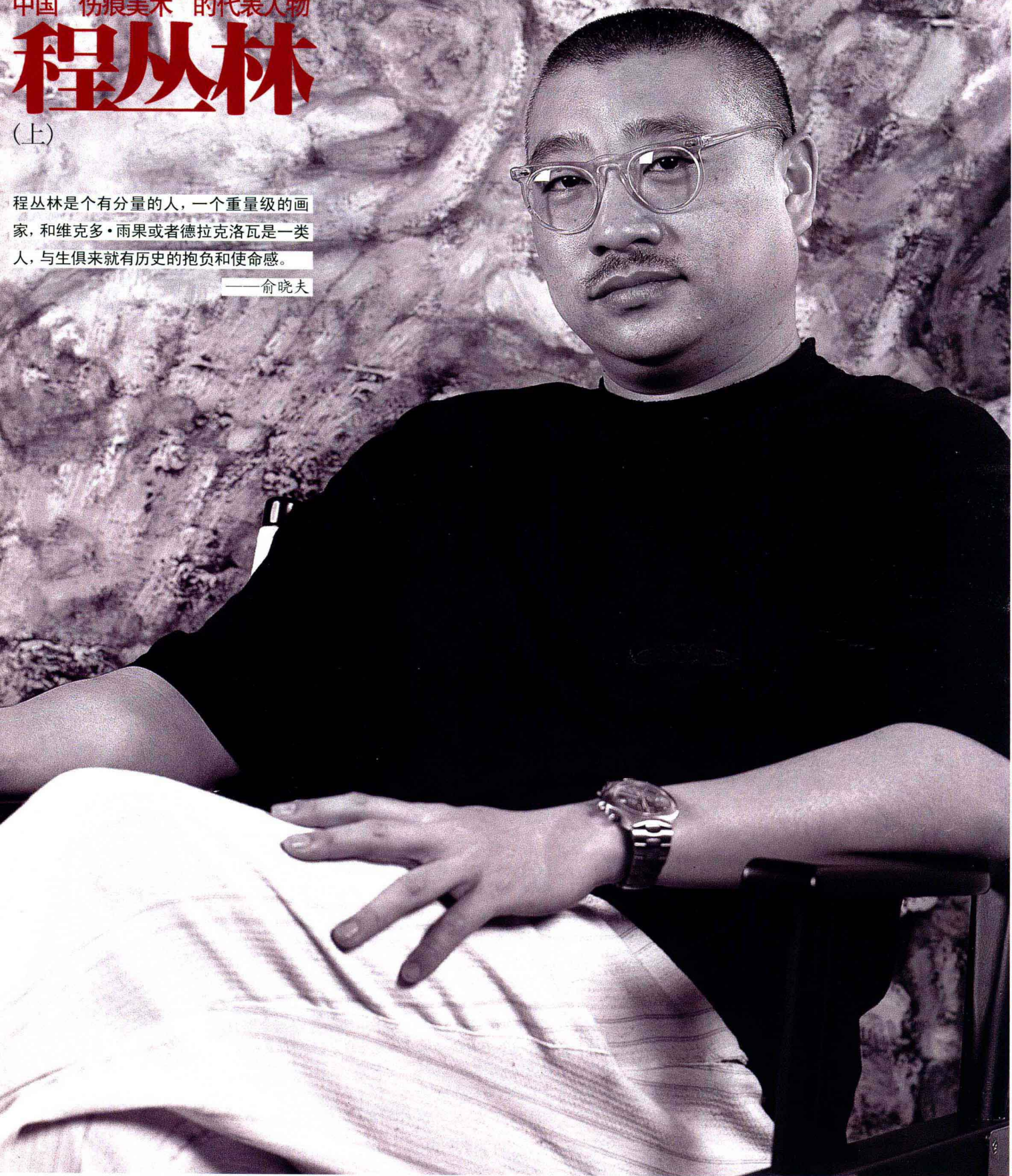
中国“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

程丛林

(上)

程丛林是个有分量的人，一个重量级的画家，和维克多·雨果或者德拉克洛瓦是一类人，与生俱来就有历史的抱负和使命感。

——俞晓夫



【编者按】本刊自前年“永不贬值的财富”栏目先后登出“印象派大师·莫奈”“印象派大师·雷诺阿”“中西融合的大家·吴冠中”“后印象派大师·梵高”“写实主义大家·靳尚谊”“意象风格大家·苏天赐”以来,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认可与支持,特别是具有相当艺术素养和投资收藏实力的成功人士的广泛欢迎。一是他们具备了欣赏甄别优秀艺术的才能,一是他们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再是他们存着对油画艺术的一腔热情,尽一己之力把中国油画推向世界前沿;毫无疑问,这些人受到国人褒扬,得到全球真诚人士的肯定与敬慕。应着他们,应着更多“丛林情结”的人,本刊“永不贬值的财富”继续谱写——“中国‘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程丛林”。有人说,高尔基有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程丛林有历史三部曲:《雪》(一九六八年某日某月·雪)、《夜》(一九七八年·夏夜)、《船》(一九八四·华工船)。而今,《船》早已为有识之士2296万拍得,《雪》也已稳坐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财富;所以,《夜》的所去所从,就更加引人关注了,大家程丛林,点点闪亮,面面放光,谈说他,哪点都可,哪面都可,权且,就由目前众人聚焦的《1978·夏夜》开始。

当油画《1978年·夏夜》在四川省青年画展中与观众见面之后,我收到了很多反映,归纳起来有三点:一、《夏夜》画面的时代感不强,色调太暗,给人以一种浓厚的病态感;二、缺乏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缺乏一个使观众关注到主题的中心人物,也缺乏吸引人的故事安排。三、画面专业系数不强。表现手法不伦不类。

坦率地说,我很难接受这些批评,并非这些批评都是毫无根据的,应当说,它们大部分都是事实。然而批评者们责难的,恰恰是我在创作中苦心追求的东西。人们的批评牵

涉到指导我进行创作的一系列美学原则和创作出发点,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再现生活还是表现生活。在我们目前的创作中它仍是一个有你解决的课题。“艺术不是一种临摹,而是对自然界的主观再现”。

(法国纳比派画家维亚尔1868—1940)我们所描绘的事物不过是我们感情的寄托物而已。一个画家应该透过自己感情的“睫毛”,发现事物的另一个面貌,开拓出照相机无法开拓的视野来。大家可以设想,当自己感情激荡,是含着泪水在获取自然的印象,那与摄影机所捕捉的镜头是多么的不同,一个人处在极度的兴奋和痛苦之中时,周围的一切都会随之而产生变化,这是感情作用。我赞同:“艺术——心灵的语言”这样的观点。只有当你真正处在激情当中而又能将你的情感融进所绘对象时,才会有真正的艺术品出现。

继《1968年×月×日雪》的创作之后,有一群普普通通的有病的生命在我内心视觉中频繁出现了。仿佛,他们总是在这样对我说:

“记下吧,将我们有病的面容与健康的心灵”,人们常说,青年是未来、希望。从我童年耳鬓厮磨的伙伴,大学里朝夕相处的同学,以及那些相识和不相识的青年身上我感到了这种未来、希望的存在,然而长期的知识封锁,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面对崭新的东西,渴望中又掺杂着无数不解和困惑,这一群平凡的人打动了,我创作了《夏夜》。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的《夏夜》究竟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呢?我依然答不上来。中肯的讲,我从根本上怀疑是否每一幅描绘社会生活的美术作品都应该传达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思想。绘画,它意味着以所视的形式制造、传达、唤醒人类的感情。当人们在一幅美术作品前观看时,或由于形象推动了大脑的思维,进行着不断的认识运动,或由于形象触动了感情,进行着



不断的审美活动。前者是把形象作为理念为符号，用形象代替概念去加以思维，以期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后者是用包含“意蕴”的形象，把人整个推向某种情绪之中，进入康德所说的“超越感性而又不离开感性，趋向概念而又无确定的概念”这样一种审美境界。不是用思想去理解，而是用感情去体验。我认为艺术不是哲学的术语，不应该以形象作为思想的替身去诉诸人们的理性，或阐述哲学的道理，更不能成为政治的挂图。艺术是感情的符号。列夫·托尔斯泰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这就是艺术的本质。诚然，艺术也表达思想，但在艺术中，思想必须融化在具体的情感和感受中去。就象人们用不着从贝多芬的乐曲中抽出既

定的思想一样，作为欣赏者，能呼吸到乐曲传达的情感就达到目的了。艺术给人的是欣赏而不是推理，它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这样的思想支使下，我企图以众多的渴望中的形象去唤起观者心中的感情，如果，人们在若干年民族康复以后能带着沉痛和亲切之感回想起《夏夜》中那些脸色发黄的年青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我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为什么一定要在画幅中安设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以他们为打开全画的钥匙呢？前面已经说过，从眼前的事物身上获取印象，并真实地传达这种印象。这就是本人的法则。看看我们的时代吧，一切都开始觉醒。这一特征明显地区别于《雪》中的时代。那年头，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中心人物”，那是一个充满了崇拜，然而也充满了分裂的时代。到了今天，那种英雄人物叱咤风云，指挥一切的现象消失了，人

们眉宇间流露出既不愿听谎言，也不屑说空话，每一个健全的人都在独立思索，探求人生的道路。他们的思考与探索汇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的热烈的民族精神的交响诗。在这首交响诗中，每一个音符都占着同样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夏夜》中我特意地避免把观者的视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人脸上，或去玩味画中的故事，而力图以浑然一体的人群去获取完整而强烈的情势表现，把我体验到的那种民族潮流急待涌进的力量和气势传达出来，把民族生命力的美表现出来。

“外师造化，中法心源”，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这种主客观的完美统一。然而不同流派和风格的艺术家的，对艺术的主客观关系却各有侧重。一些人重再现、重写实，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寄寓于对生活形象的客观地、真实的描绘中；而另一些人重表现、

重写意，为了突出的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往往大胆地突破实际生活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抛弃“形似”而追求“意似”、“神似”。不能说我在《夏夜》中努力追求的东西都是成功的，它有许多失败之处，所以有的同志批评我的手法“不伦不类”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有的“不伦不类”是成功的，具有发展前途的，最后会导致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风格的产生；有的则是失败的，我不知道《夏夜》该属于那一类型。正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夏夜》欠缺真正的高品艺术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当应高度集中、精练。可说来奇怪，我作画时并未忘记这些道理，可是，竟感到画面还不够宽大，难以容纳在我内心画面里争先恐后蹦出来的形象。

从68年到78年间，我们青年一代的生命经历了情绪上的三大起伏，由狂热、徘徊到今天的希望，这是一首完整的历史交响曲。请回顾一下，哪一轮历史的循环不经过这三种情绪呢？把这三种情绪用可视的形式加以记载，这就是我作画的主要动机。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我牺牲了很多现存的法则。我想申明一句，我不是在亵渎艺术品、而仅仅是记录我心灵的感受而已。所以，我是身不由己的。

至于绘画技巧，我奉行这样的准则：它是传达和调动情感的手段。我的技巧很拙劣，它有待提高，可每当我有了创作冲动时，却难以顾及这些。像个小孩儿虽然话说不好，可哇哇的想说话。在创作中，我讨厌那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塑造”，喜欢用大笔去“写”自己的情感。可能它给人以粗糙与缺乏功力的印象。的确，《夏夜》画面处处露出粗糙的痕迹，而我的功力也非常的浅薄。可是，当我以后功力深了，技巧有了提高，也许，我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

罗曼·罗兰说：“我们的每一缕思想仅能代表我们生命中一个时期”。我想，在生命的不断延续中，我们往往会不断地否定自己、纠正自己过去认为的真理，但是不能因未来将会替代现在而不敢正视自己目前的思想，相反，我愿意用现在的实践来证实自己现在的思想，哪怕它是幼稚之物。



程丛林 华工船(局部)
程丛林 夏夜(局部)

一幅画、一座城、几代人

——程丛林《夏夜》及其他

文 / 陈田



程丛林 夏夜（局部）

2009年4月初，程丛林为国家工程重画的《1978年·夏夜》在四川大学美术馆一个教师作品内部交流展上悄悄亮相，6月即赴京“交作业”，10月在建国60周年的大展上正式展出。由成都至北京，由低调而高调，《夏夜》清晰的足迹吸引着各方人物的目光，也扣动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神经，《夏夜》于是成了今年成都最耀眼的作品之一。

“《夏夜》画的就是我们”

“它画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少参观者道出了人们关心《夏夜》命运的深层原因。上

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的程丛林以自己的同学为模特儿，以“恢复高考”为背景，画了同学们在教室里苦读的情景，这就是《1978年·夏夜》。画面上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场景：大教室里，多年未曾粉刷的墙壁凹凸不平、残破不堪，拐角露出砖体；暴露在外的照明设备、线路简陋而暗藏危险；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挤满了求知若渴的学子，他们无法全部坐下，不少人倚墙而立，更有在窗外支楞着耳朵细听的，大约因为听不清楚，个别人爬上了窗户，右手紧紧抓住

窗框，破损的窗玻璃在手臂边尖锐地齧着牙。

这是一幅年轻人雄心勃勃的作品：同学面带菜色、年龄跨度大等真实状况在这里得到了有意识的反映，但这些适龄的、抑或已经拖家带口的、饥饱不定的同学，组成了一潮又一潮的海浪形状——似乎海水就在教室里回荡，往讲台方向无法停歇地拍打着。画这幅画的时候，程丛林28岁。如果说之前他《1968年X月X日·雪》的画面结构还受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的影响，画面气质还带有俄罗斯文学色彩，那么，《1978年·夏夜》

就已经是他完全独创的结构，色调与气质也富有完整的“生存感”——不仅有醇厚的现实积淀，而且贯穿着个人心灵史色彩。

重画的《1978年·夏夜》在川大美术馆低调展出时，事先没做任何宣传，没想到参观的人便络绎不绝，展览时间被迫从两天延长至六天。先是川大内部的教职工和家属、学生来看，很快媒体便来了，本土的收藏家们来了，后来更吸引了不少成都市民。西南交通大学的陈女士看画时难抑内心的激动，她和画面上的同学是同代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陈女士说，“《夏夜》画的就是我们。”现在《文摘周报》担任责任编辑的资深报人李中茂重新看到这幅画时，说自己“怀着极其复杂难言的情绪”。李中茂比程丛林他们晚一届，他回忆起当学生时的情景“就是这样（画上）的。画面上有诗意，有真情实感，看了之后感慨万千，情绪非常复杂，既辛酸、又欣喜——辛酸的是当年的艰苦不易，欣喜的是现在的时代变化。”

“模特儿们”赶来看“自己”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展览现场遇到一群特殊的观众。他们似乎已经步入“天命之年”，在《夏夜》面前开心地指指点点宛若儿童，和程丛林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原来，他们就是程丛林的同学——这幅画上的“模特儿们”。“请问《夏夜》里您在哪儿？”时过境迁，笔者一时还真分辨不出眼前“真人”当年的形象。他们很熟悉似的——指出来，这个大辫子姑娘是李蓉，这个是杨建南，那个仰着脸的小妹妹是闫小戎……摄影师请他们在自己当年的形象前留影，通过镜头对接着近30年的时光变幻。周围的观众被这珍贵的一幕吸引，或驻足凝视，或拍照留念，展览现场顿时轻松热烈起来。

“他姓周，是我们的‘班头儿’。”程丛林拉着一位气宇轩昂的壮汉，对笔者说。“《夏夜》里虽然没有我，但在《雪》里面有——就是那个半裸着上身被绑到、蒙着眼睛、头上包着纱布的人。”周班长幽默地说，“我年轻时身强体壮，体型好嘛。但当模特的时候，既没有蒙眼睛，也没有绑起来哈！”

《夏夜》另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张晓刚、周春芽、叶永青、何多苓、罗中立，以及程丛林本人等大都被画入其中。现在这些

同学都已是画坛“大腕”，于是这幅画被称为表现四川美院77、78级“天才群体”年轻时代风貌的作品。现执教于四川美术学院的陈安健教授是77、78两级学生年纪最小之一。好玩的是，他当初为被画成《夏夜》里疑似不专心听讲的样子而不太高兴。陈安健告诉笔者，他们读书时没什么休闲娱乐，下课了大家就相互当模特儿继续画画，都非常地勤奋。《夏夜》是张大画，程丛林要去成都画，除了带着素描草稿，临走还给同学们分别拍了照片。陈安健虽然不清楚画面的具体构思，但知道自己会被画入一幅大作之中。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陈安健在读书时就深感程丛林、何多苓等人优秀作品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但他一定是“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一直坚定地画自己的“超级写实”作品，多年后以“四川榨菜”（陈丹青语）般乡土而又新鲜的大批画作一鸣惊人，“洗”了尘世忙乱的眼睛。

何多苓：我和程丛林个性互补

一会儿，何多苓悄悄地来了，被笔者遇个正着。何多（这是圈内人士对他的昵称）潇洒地对笔者说，他不是来怀旧的，日子过去就过去了，更好的是活在当下的状态。他也在重画一幅旧作，原来的那幅损坏严重，藏家告诉他这个情况，他便无偿地重画。“程丛林这幅画薄了，当年画得很厚重，”何多苓说，“他画旧画也用了新方法，完全用原来的方法体力消耗大，太‘笨’了。”

“敢重画很了不起，”何多苓深有体会地说，“程丛林刚才和我说，他用的颜料都是七八十年代的老颜料，这个跟这幅画现在的效果很有关系。喊我做难度就很大，这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作品，没有那个时代背景，（大家）也没有那么求知若渴。情随境迁、时代变了，几代人变化很大，（重画）要回头去找原来的激情。”

说不怀旧，何多苓后来还是忍不住怀了一下旧。他和程丛林是同班同学，其实早在读美院前他们就认识，那时程丛林在成都五七艺校读书，用的颜料都是公费的，何多苓经常找他“接济”颜料。他们当然也在一起“切磋”（那时谈的内容和现在大不一样，何多苓说），两人个性差别很大，那时程丛林极端理性，而何多苓极端感性；画的画差别也大，程丛林的画很硬朗、阳刚，何多苓



忧伤、抒情。“可能是个性互补，让我们成了朋友。”何多苓笑着说。

说着，摄影师找何多苓拍照片。大家要何多苓做一个画面上手弯到后面点烟的潇洒动作，何多苓有些不好意思。程丛林发了一支烟给何多苓，说：“我们班只有何多的手那样扭得过去，那是他的标志性动作。”最后，两个好朋友在《夏夜》前和了影。

《夏夜》是成都孕育的作品

现已退休的成都23中原副校长牟承善清楚地记得，30年前，学校里一位老师找到他，说一个搞美术的学生想利用假期借他们的一间教室创作大画。“要把教室借出来不容易，”牟承善感慨地说，“当时人的思想意识和今天大不一样，教室是公有财产，怎么能借给私人？”

“但我有我的职业敏感。当时有一个教育

方针，培养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个学生的想法举动不一般，我直觉他是个人才，要出好作品。再说，万一他创作了一幅‘名作’，我们23中不就出名了吗？”牟承善接着说，“我给学校老师们做思想工作，说这是个好事儿，应该答应。又和总务处说一阵，放假期间这个教室什么时间开锁、灯光等设备要保证。”很快，那个画画的学生就来了。他留着长发，戴副眼镜，非常聪明斯文的样子。他每天早早地来，很晚才走，把自己关在那间教室里，非常专注地工作。这个学生就是程丛林。一开始，谁都不知道程丛林画了些什么，后来，一些喜欢美术的老师好奇地来和他攀谈、看画，“画得真好！”“将是重要作品”之类的说法就传开了。程丛林在23中前后画了两幅画，第一幅是《1968年x月x日·雪》，画好后参加全国美展，夺奖成名，应了牟承

善的直觉。这幅《1978年·夏夜》画好后，23中的老师们都已经变成了程丛林的朋友，他们准备了三轮车要拉它去参展，然而它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落选”，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隐匿之路。据说，《夏夜》一直被一位神秘藏家收藏，今天被定为“国家工程”“政府定件”重画，这位藏家的眼光也相当了得。

《夏夜》和《雪》诞生的时候，李中茂是《四川日报》的文化记者，有一个看法他至今都未改变：“个人记忆相对来说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是对集体记忆的超越，程丛林的作品达到了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高度，而这他笔下的场景又来自他内心深处，这和现在的‘符号化’画家多么不同，我尊重程丛林这样的艺术家。”

著名批评家栗宪庭曾说，《1978年·夏夜》是“中国最早表现当下的作品”。从近处说，

对当下的介入，使《夏夜》与成都有着几十年温情犹在的关联。程丛林是成都人，《夏夜》原画与重画都在成都，而且是以成都人为模特儿，在成都人的帮助下，记录了一代人的痛苦与激情，让几代成都人都无法回避。可以说，《夏夜》作为艺术创作，和成都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和品味的。

程丛林访谈：作为艺术家看历史

Q：《夏夜》表现的时代距现在有30年了，通过这个作品，我们可以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您是一位对时代脉搏非常敏感的艺术家的，您觉得艺术家看历史有什么独特之处？

A：艺术家看历史，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是（作品）可以一下子就把人“扯”进去了，时代的东西力量很足，这让我很感兴趣。《夏夜》原是一幅落选作品，它现在被肯定的、看重的特点，正是当年落选的原因。为什么人物“不伦不类”，脸是“菜青色”的？其实那时一天才能吃一顿肉，在这个境况下，年轻人的荷尔蒙在爆发，（这幅画）感觉扣得很准。

Q：物质生活的变化，让现代人对社会的关注度、思考方式都不同了，现在的人活得很“轻”，但当我们看到《夏夜》，却没法说这幅画很“轻”。

A：一段历史，总是从超越理性后达到巅峰，然后落下，到低谷，又产生新理性。比如从武斗、下乡、到恢复高考，像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其动力要追溯到希望、甚至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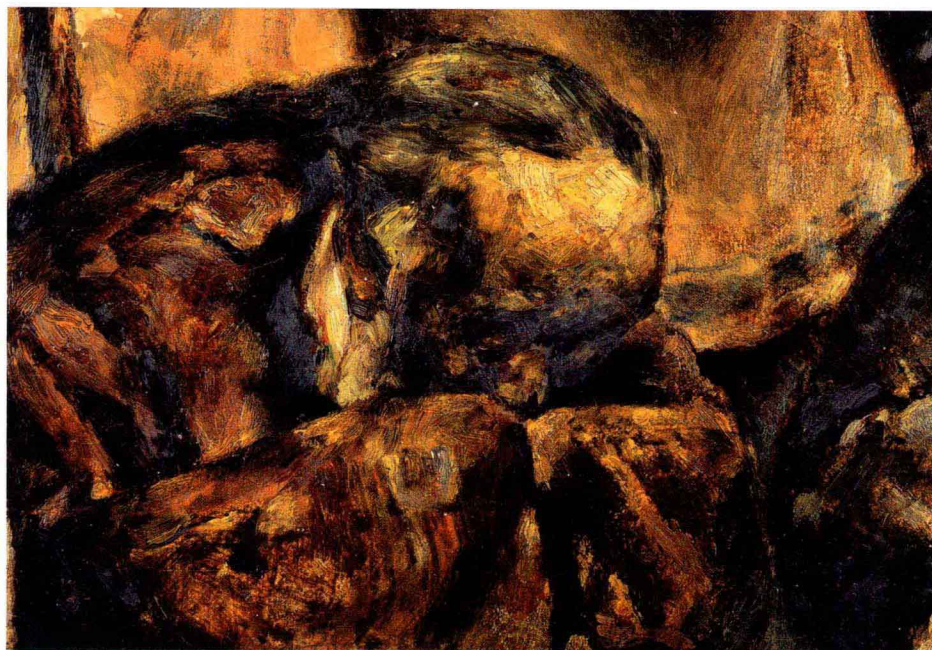
久的荷尔蒙。现在的商业战争如此激烈，有些绘画作品高得离谱，理性的成分有多少？不晓得。源头倒是希望，希望却引发了新一轮狂热。倒回去看，30年前没有一个人有手机，好多人连邓丽君都没听过，如今荷尔蒙在、青春在、男女在，推动大家走的是生命。

Q：我们这个时代，如果用类似《夏夜》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您认为什么场景最适合？

A：《夏夜》表现的是上自习的场面，那时学校里讲座都少，有了就不得了啊……现在变成求职的场面了，几十个工作岗位，可能有上千人想试一下。我正准备一些画，双选会求职，比这个（《夏夜》）密度更大。原来是想读书，读书出来干什么？蚂蚁一样的年轻人群，拿着求职表，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具体的，还似曾相识。这个工作不仅要去做，而且在做；不是一张，而是几张。这又是一个循环，我们经历了一个循环，现在旁观，观看现在的循环，要考虑的是我们怎样看。

Q：这是一个艺术“符号化”的时代，您拒绝艺术的符号化吗？

A：当代最大的特点，是符号化，利于传播。我不拒绝符号，但我选择“佛”，还有比佛更古老的“花”。这两者都很难画，因为一画就有艺术家自己“消失”的危险。程丛林去画，会不会被“吃掉”？这对我是有趣的挑战。时间如此永恒，生命这样短暂，没寄托的东西和有寄托的艺术，看完了跟没看不一样。



程丛林 1968年×月×日雪（局部）
程丛林 华工船（局部）

游走在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身份之间

——程丛林访谈录

文 / 屈波

程丛林：1954年11月出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同年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1986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班，同年到法国工作。1987年到德国工作。现为驻德自由艺术家。曾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新艺术中心主任。第一、二届“中国油画展”评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伤痕美术”代表画家之一。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曾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首届中国油画展优秀作

品奖、第三届中国油画精品展优秀作品奖。作品为中国美术馆、香港冯平山博物馆、台湾山艺术馆等收藏。出版有《中国当代艺术选集——程丛林专集》《名家精品——程丛林历史画》、《名家画稿——程丛林手稿》、《名家精品——程丛林油画风景》等。2009年，他完成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项目之一的“恢复高考”，重画了《1978年·夏夜》。近日，在这件作品于四川大学美术馆举行内部观摩之际，我们采访了程丛林先生。在他睿智而不乏幽默的言谈中，我们体会到了他作为一名成功的艺术

家和优秀的艺术教育家的洒脱、敏锐与深刻。我们的访谈，就从他重画的《1978年·夏夜》开始。

关于历史画创作

屈波（以下简称屈）：今天是这幅画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吗？

程丛林（以下简称程）：嗯。

屈：这件作品有多长、多高？

程：1.7米长，4.12米高。

屈：是在《1978年·夏夜》的基础上重画的吧？

